



打红X的伯伯

王一地

伯伯的红X

河南人



打红 X 的伯伯

王一地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 7 印张 121千字

1980年 8 月第 1 版 1980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— 3,000册

统一书号 R10105·65 定价 0.51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干校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通过孩子——芒种的眼光去观察生活。揭露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一伙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；塑造了老干部李正大的光辉形象。歌颂了小主人公芒种和农村孩子小关的亲密友谊。

情节曲折，故事生动。生活气息很浓，亲切感人。

小 引

多么美好的早晨啊！

秀雅的未名湖^①拥着满怀朝霞，默默地荡着温柔的笑波；娇艳的迎春花、八宝玫，活象一群活泼调皮的孩子，在明净的晨光里，热情地招手，好奇地张望。

周围的一切真静谧啊！只有刚刚醒来的小鸟，啁啾啾，开始轻声、愉快地歌唱。

徘徊在绿茵茵的湖畔，我在等待久久怀念的大牛哥和小兰哥。大牛哥已经在驾驶祖国的战鹰，小兰哥早就穿上了蓝色军装。他俩都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，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啊！

我心里是那样的激动、甜蜜、欢畅。仔细品品，又掺杂着一丝难言的苦涩和忧伤。

等呀等呀！随着好朋友的面影不断地映现，一些往事，也象河水一样冲开感情的堤坝，又象一曲接一曲宏壮

① 北京大学的校园湖。

的音乐，滔滔涌到心上——几年前在风雨里学路的时候，遇到过多少记忆犹新的事情啊！那里边虽然有今生难忘的哀痛，可也有引人自豪而又昂扬的乐章……

第 一 章

应该说，我的童年，象这可爱的晨光一样：明媚、恬静、快活。

爸爸在外交部门工作，长年住国外。我想他、盼他，也难得见他一面；可是只要他一回到家来，我的周围立刻就充满着欢乐！

妈妈在一个文化单位上班，是专门编印画书的图书社。

差不多从我记事起，妈妈就常常带好多好多崭新的画书回家。这些画书好看极啦，每一本我都打心眼里喜爱，都能够把我引进奇妙非凡的境界里，唤起我不知多少美好的向往。只要拿到手上，我总是埋下头读呀读呀，再也不想离开，常常是妈妈做好饭，摆好碗筷，打老远的就喊：

“芒种，我的傻小子，快来吃饭吧！”

喊好几遍哩，我也不动弹，因为我根本就没听清。直到脊梁上挨一巴掌，才能把我从故事里打出来。

于是，妈妈就数叨开啦，说我是聋耳朵的小书呆子，

是顶可厌的小吃书虫子——嗨，能怨我吗？谁叫她从小就教我认字的？谁叫她把那么多的好书带回家来呀！

她数叨她的，我唏哩啵噜扒满肚子，还拱进书里找我的小鲤鱼、小骆驼，看它们跳龙门、过沙漠去……

记得是初秋的一天，我忽然发现妈妈好久好久不往家带书啦。

是生我的气吧？

又过了些天，还是没带，我可奈不住了，就缠在她身上央求：

“好妈妈，我听话不行吗？你再喊我，我就使劲仄着耳朵听着，不再惹你生气……你还是带书给我好吗？”

妈妈愣了愣，脸色渐渐阴沉了，这是很少有的情形，把我吓了一跳。不过很快就明白，妈妈不是生我的气。她轻轻叹息一会儿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不出书啦，叫我给你带什么？傻小子！”

“干么不出书？”我心上一阵悲凉，“那，过些天会出吗？要不就等下个月定准会出，是吗？妈妈。”

妈妈没吱声。过一会儿又自言自语：

“……再过一阵子，没准儿连学也不用上啦，叫你们这些小孩子都成白痴得啦！”

说完，她笑了笑，提上提兜走了。

我呆呆地想了大半天，也不明白干么要叫我们小孩子

当白痴，是谁这么赖呀！

这日子怎么打发呢？学校里“停课闹革命”，整天价尽忙着游老师的街，开老师的批斗会，我参加了几回就腻歪了。可又不乐意象无王的蜂群似的出去野跑、打闹。至于跳猴皮筋儿，蹦格子，那是女孩们玩的，更没我的份。我就喜欢看书。可是好象有谁跟我捣蛋，偏偏没有新书了。学校里的小图书馆也贴了封条。我到少年宫图书馆去借。哎呀，可不得了，少年宫也被砸烂了！院子里的大方砖起出来，搬到了屋顶上。屋顶架起了高高的瞭望射击台。刚一进门，轰！一块大砖头劈头砸下来，不是躲得快，险些儿脑袋开花！简捷说，市少年宫成了几派红卫兵武斗的战场，打得从那儿通行的公共汽车都停了三天。还借什么书！

可是到底怎么办呢？总不能整天什么不干白白闲着呀！

我把床底下的小书箱子拖出来，扣个底朝天，拣那好玩的放到一起，再从头至尾挨本看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糟啦，连这样的旧书也看不成啦！要被抄走啦！

有一天，凛冽的西北风从一大早就刮，刮得黄土飞扬，昏天黑地。门窗咕咚咚响，窗外的白杨乱摇乱晃，直刮到快晌午才渐渐煞下。我赶快跑出去，想到街上玩玩。

真背兴！一出门就碰上一伙人，凶凶煞煞地到田仓儿家，胡苏苏家，又到大牛哥哥家，翻箱倒柜的抄！说是“扫四旧”呢！

田仓儿的家已被抄过，乱腾腾的。他比我大两岁，爸爸是搞美术的，可有名气啦，如今被打成黑画家，整天挨批斗。田仓儿把个火炉搬到过道里，提出一篮子画笔来，一把一把往炉膛里捅着烧，一边烧一边抹泪。

我心里矛盾起来，我拥护“扫四旧”，报纸上、广播里都这么说，可又同情好朋友田仓儿。他烧的好象不是画笔，是什么我也说不清。我弯腰抓几枝要帮他烧，又觉得这不对，难道再就不许画画啦？我多么喜欢国画呀！用墨的浓淡，渲染，烘托，就出来形象，有时候我还仿着抹两笔哩！

田仓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一把夺过去添到炉子里，气哼哼地说：“……再也不叫爸爸画啦……”说着，两手捂住眼呜呜地哭，哭得我心里乱翻搅，不知怎样安慰他才好。

“忽哐！”——猛地，胡苏苏家象爆炸了什么，吓得我通身打着拘挛。啊！是一个大箱子被掀倒，一本接一本书从里边飞出来。一个造反队员一边扔一边喊：“统统烧！统统烧，全是些封、资、修！”

我撒腿就往家跑。我想起我的书，特别是我顶喜欢的

那本新疆游记。因为我看到造反队员往外扔的书里，有不少是游记。他扔一本，另一个人就在书面上用红笔打个叉儿，就算判了刑。我的书可不乐意被判刑！你知道，我那本书不光文笔优美，还有彩色插图哪！那毛驴、大马、骆驼，跟活的一样，可爱极啦；那成群的天鹅、大雁，那美妙动人的维吾尔族歌舞，别提有多么精彩！它曾唤起过我多少遐想啊，美丽辽阔的新疆，我长大也要去参加建设哪！

一口气跑回家，先把那本游记藏到床单底下。真气人，它好象故意炫耀自己似的使劲鼓鼓着；又藏到床底下，也不行，一弯腰就能看到。急得我正打转呢！“咚咚咚”敲门啦，我差一点叫起来。

我从来也没做过背人的事，更没说过瞎说，——这是妈妈绝不允许的。因此心也象敲门声一样怦怦乱跳，顾不上别的啦，连忙掀开衣襟，把书别到腰带上，还使劲用手捂着。

一阵凉风灌进屋，啊，还好。来的不是造反队，是田仓儿。他眼上还挂着泪痕，小声说：

“走啦！抄完大牛哥哥家就走啦。”

“到哪儿啦？待会儿还会来吗？”

“抄大牛哥哥家，大牛哥哥不让抄，说他家的书都有用，就把他带走啦，说是去辩论他呢！”

“哎呀，大牛哥不会挨揍吧？”

田仓儿摇摇头，马上又含含糊糊点点头，原来他也弄不清。

我心里很难受，特别挂念大牛哥。他比我大好几岁，正念初中，平时顶关心我们这帮小孩子。他组织我们打球，举行拔河比赛，给我们讲故事——他特爱讲航空故事，还给我们照相呢！我们学大人的称呼，都叫他老李。他平时诚恳老实，也不多嘴多舌，干么捉他呀！

“咱去看看大牛哥哥好吗？”说着我就往外跑。

田仓儿连忙把我挡住，摆出顶懂事的架势，挺挺胸脯说：“汽车把他拉走的，上哪儿找去？也不会怎么的他，顶多骂他一顿，再不就刷他几张大字报，顶叫人挂心的，倒是李伯伯呢！”

他这一提念，我也惦记起李伯伯来了。听说他被关进“牛棚”^①，白天挨斗完了，就打扫厕所，烧锅炉，不准回家。李伯伯是大牛哥的爸爸。大牛哥哥没有妈妈，只有妈妈一张大照片，挂在李伯伯房间里。听说他妈妈是医生，一九五三年牺牲在朝鲜国土上。那时候大牛哥才一岁。李伯伯叫李正大，在志愿军里当过团政委，后来回国转业，才把大牛哥接回来，爷俩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非常

① 不是真正的牛棚，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谓“造反派”私自关押人的地方。

亲密。我常听妈妈说，李伯伯特别关心群众，喜欢听群众意见，一点不摆架子；他处理事儿讲求实事求是，敢做敢为。他顶讨厌不学无术，专会阿谀奉承，光想整人往上爬的那号人。我一点不明白，象李伯伯这样的人，为什么尽挨斗？禁不住问田仓儿：

“他们干么尽折磨大牛哥哥家呢？”

“谁可知道呢！听说李伯伯是，是走资派，还顽固不化呢！”

我激凌凌打了个寒战。想起来啦，有人说老革命尽是走资派，走资派全是反动派……

“哎呀，那，要打倒吗？”

“谁可知道呢……”田仓儿说话好坠一句“谁可知道呢”，说完就不屑地撇了撇嘴。

我还是为大牛哥发愁。

谁知道会把他拉到哪里？还能回来吗？田仓儿的哥哥田苗儿，就是因为不同意揪斗他爸爸，就被说成是“铁杆保皇派”、“保爹保妈派”、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“联动”^①分子，捉进公安局到如今还没出来呢！大牛哥会不会也被捉去蹲黑屋子呀？

我满身燥热，心里象塞了猪毛，刺扎扎的难受。不知

①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中学生里的一个群众组织。

不觉跑到二楼大牛哥哥家。

意外的情景，使我吃了一惊！

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会是这样！好多好多的书撒在地上。抄家的人并没走净，他们的大脚随便在上边践踏。我眼前一阵阵昏黑，而满地上的书却亮闪闪的，象求救似地望着我。以前李伯伯拿着它们是多么贵重啊！

我听妈妈说过：李伯伯刚转业分配到局里来，因为文化浅，工作又不熟悉，可苦恼啦！可是他不象有的人光想当官不乐意费脑筋搞业务，他反对这种人。他说，共产党员不应当不务实际光空喊，更不能长久当外行，要学习，要从外行变成内行。他说了就做。妈妈佩服地说，十三年里，也不知他看了多少书。他不光学了自己业务范围里的知识，还学会了英语哩；又攻过数学。妈妈常常嘱咐我要向李伯伯学习呢！

望着这些遭了殃的书，一时真不知怎么办好。我弯下腰想往一堆儿归弄，又被一个人狠狠地推开了：

“滚开！滚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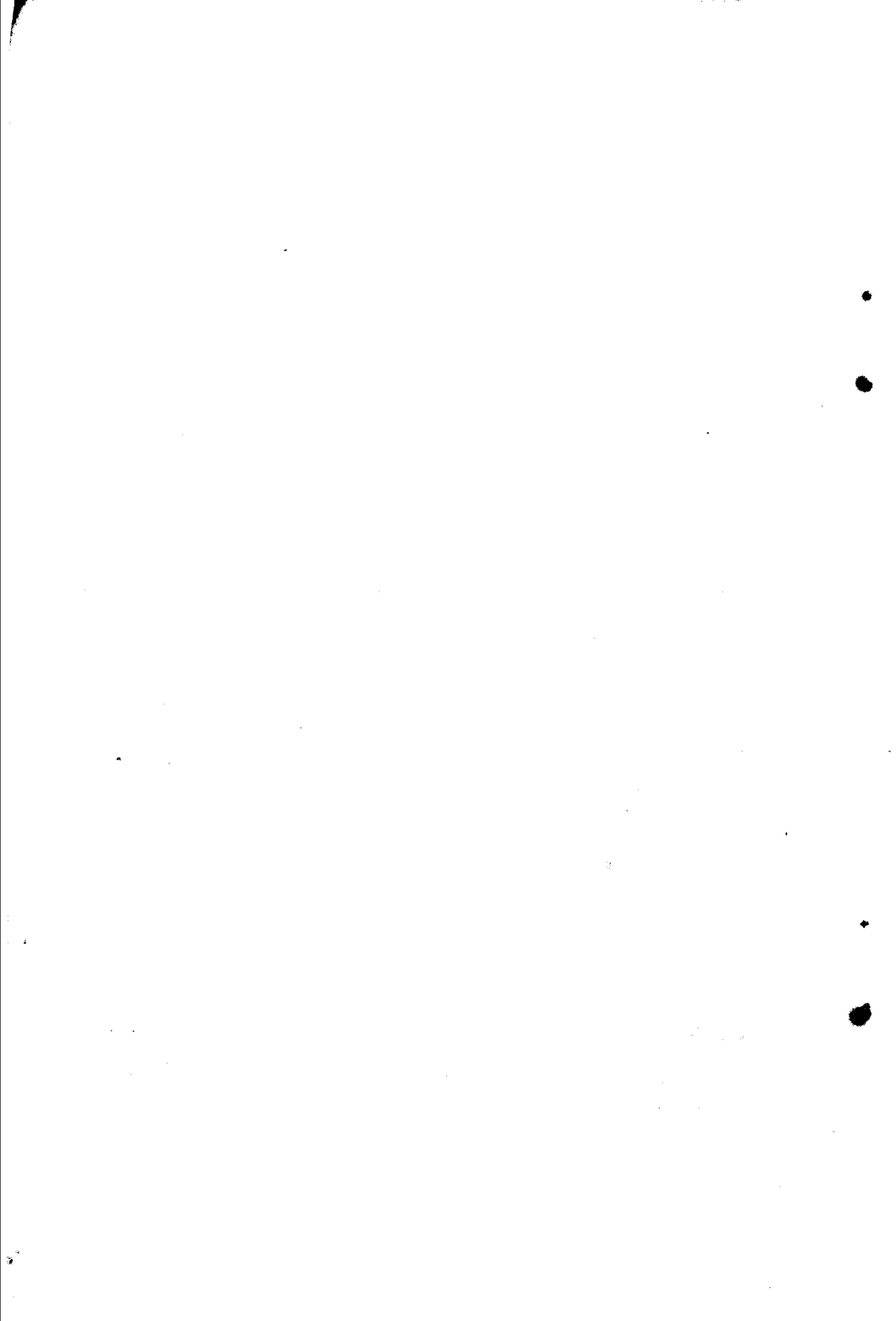
说话的是个年轻人，他拖着一张写字台，大言不惭地说：

“这件我要！”

说着就拖拉着往外走，外边楼下有辆130车，车上坐了个胖胖的阿姨。



好多好多的书撒在地上……他们的大脚随便在上边践踏。
……以前李伯伯拿着它们是多么贵重啊。



又有一个人把个空书柜推到墙边，也说：

“这件归我。”

靠墙边还坐着个人，溜圆的脑袋，大鼻头儿，眯缝眼。他手边一大摞账单子，大概是专政队管记账的吧？可是我亲眼看到，他得手抄了部老厚的带蓝布封套的线装书，装进他身边的大提兜里了。

我哭了。说不清为什么要哭。

可是哭也不行。那管记账的隔着桌子骂道：“小兔崽子，这个，这个……撒么猫尿！走资派还没艮皮^①呢，就来吊你娘的丧！”说完竟张开嘴哈哈地笑。

那笑声真疹人，比夜猫子叫还难听。

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委屈。我从来还没有受过这样的羞辱，而且，还是个随便抄人家、偷人家书的人给我的羞辱。

我满耳震荡着这可厌的笑声，带着万分鄙夷他的心情，赶忙用两手捂住耳朵走下楼，一时真不知该到哪儿去找大牛哥哥了。

① 北方土语：死的意思。